

论《摩诃婆罗多》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摩诃婆罗多》是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规模庞大内容复杂。在艺术特色上，从语言音韵、修辞方式、情节结构以及人物性格都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史诗 艺术特色 语言 情节 修辞 人物

《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十八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关于《摩诃婆罗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对印度历史上婆罗多族同族手足间的骨肉相残的战争，而是要透析它的整个叙事过程，透析它的语言音韵、修辞方式、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等方面，认识其作为文学寓言性和象征性存在的特殊意义，从而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精神和高超的艺术特色。

一、语言音韵

语言通俗易懂，诗律大多采用阿奴湿图朴体。与口头创作和传诵的方式相适应，《摩诃婆罗多》的语言通俗易懂，诗律绝大多数采用一种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体。这种诗律的一般规则是每个诗节两行四音步，每个音步八个音节，总共三十二个音节。每个音节的第五个音节要短，第六个音节要长，第七个音节长短交替。当然，也有阿奴湿图朴变体以及其他一些诗律。

二、修辞方式

修辞方式多样，包括谐音、比喻、夸张、对偶、双关、呼告、设问和警句等等这里着重说明比喻和夸张。《摩诃婆罗多》中比喻屡见不鲜，描写使用比喻，说理也使用比喻。同时，这些比喻一般比较简明朴素，喻体大多采用常见的生活和自然现象。例如：

难敌是凶狂的大树，
迦尔纳树干，沙贡尼树枝，
难降是盛开的花果，
糊涂的持国是树根。

坚战是正义的大树，
阿周那树干，怖军树枝，
诸天和无种是盛开的花果，
黑天、梵和婆罗门是树根。

这两颂诗以大树作比喻，贴切地说明了俱卢族和般度族双方主要人物的地位和作用。又例如：

他用滂沱箭雨
倾泻在难敌身上，
犹如雨季乌云
用暴雨覆盖山岗。

怖军的钉头锤
也遭到敌人猛击，
犹如雨季傍晚
萤火虫绕树纷飞。

上面两颂诗，用暴雨比喻迅猛发射的箭矢，用萤火虫比喻兵器交接迸出的火花，形成了形象的艺术效果。和比喻一样，夸张也是史诗常用的修辞方式。例如，黑天向黑公主保证自己永远帮助般度族，说道：

天可坠，山可崩，
地可裂，海可枯，
黑公主啊，我的话
决不会说了不作数！

夸张在《摩诃婆罗多》中不止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一种文学描写手法。例如，在大战结束后，持国和甘陀利丧失百子，满怀悲痛和忿怒。当持国准备拥抱怖军时，聪明的黑天用一尊铁象替代怖军。双目失明的持国一位拥抱的是怖军，忿怒的双臂居然将铁象挤碎。而甘陀利忿怒的目光也居然造成坚战的脚趾甲变形。由于史诗的描写常常蒙上神话和传奇色彩，因而这类夸张的艺术手法是层出不穷的。

三、情节结构

主线情节完整，穿插戏剧性冲突和紧张场面。史诗作为叙事艺术，自然有情节和人物形象。《摩诃婆罗多》主线故事情节完整，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而且每一阶段都不乏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冲突和紧张场面，如黑公主在赌博大厅当众受辱，般度族在森林和摩差国冒险，十八天大战中毗湿摩、德罗纳、迦尔纳和难敌之死，持国和甘陀利吊丧俱卢之野。只是由于整部史诗夹杂大量插话和插叙，如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这些插叙数量之多，约占全诗数量的一半。这使得主线故事的推进时时收到阻碍，延宕拖沓，显得很紧凑。不过，可以这么说，《摩诃婆罗多》犹如印度的榕树，多而下垂的气根长入地中，贴近看似独立的树干，站远看却是榕树的组成部分，繁多的气根就是榕树的生态特点。因此，史诗中夹杂的插话和插叙与庞大的主线故事共同形成了《摩诃婆罗多》独特的艺术特点。

《摩诃婆罗多》的这种枝杈蔓延的特点，与他的叙事方式有关。首先，它是由宫廷歌手苏多和民间吟游诗人向听众吟诵的，为了调剂和活跃气氛，常常需要增加一些插曲。这种现象在现代长篇说唱艺术中依然存在。

其次，整部史诗采用对话形式的框架结构。史诗开头出现一位名叫乌格罗舍罗婆的歌手，在一座森林里遇见一群仙人，在交谈中，他说起自己在一次蛇祭大典上，听了毗耶娑的徒弟吠商波衍那吟诵的《摩诃婆罗多》。众仙人请求把听来的《摩诃婆罗多》讲一遍。于是，乌格罗舍罗婆先介绍《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梗概，同时插叙一些故事，然后复述吠商波衍那吟诵的《摩诃婆罗多》。这就是说，吠商波衍那吟诵的《摩诃婆罗多》是装在乌格罗舍罗婆的叙事框架中的。而在吠商波衍那的叙事框架中，又装入史诗人物的互相对话，例如十八天大战的情景是通过持国的御者全胜之口，向持国叙述的。史诗人物在对话中，为了说明情况或道理，也随时可以插入独立成章的传说或故事。这样一种大框架里套中框架，中框架里套小框架，小框架里套小小框架的叙事结构，自然为各种异杂成分的插入敞开了方便之门。在故事框架中置入大量独立的神话传说的游离于主干情节之外的长篇插话，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容。《摩诃婆罗多》的叙事结构相叠相接，回环互通。那些难以计数的插话插叙，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往往还有各自的叙述者、对话者乃至各自的听众，里面出现的故事讲述者就有300到400个之多。这样不仅故事中套着故事，而且对话中套着对话，起承转合之间使故事线索盘根错节，情节发展引人入胜。

四、人物性格

相对来说，《摩诃婆罗多》最大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这部史诗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互不雷同。

坚战是般度族的领袖。他遵循婆罗门教的道德法则，俨然是公正贤明的君主形象。在少年

时代和持国百子相处时，就善于忍让。难敌先后两次邀请他掷骰子，他为了遵守传统礼节，明知是陷阱也往里跳。大战前夕与俱卢族谈判，也曾做出最大让步。大战中迫不得已使用狡诈手段，但大战胜利后总是追悔不已。

黑天是般度族的主脑。他的性格与坚战完全不同，俨然是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形象。他与般度族联姻结盟，利用般度族消灭本族的仇敌。大战前夕，他明知不存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仍然作为般度族的使者前往俱卢族谈判，目的在于争取舆论。大战开始，阿周那临阵动摇，他能说出一大套哲理，消除阿周那的疑虑，激发他的斗志。大战中，他为了取胜不择手段，是种种阴谋诡计的教唆者。他在站前曾许下不亲自参战的诺言，但当阿周那不忍心下手杀害毗湿摩时，他却按捺不住，先后两次想要亲自动手。直至战后，面对甘陀利的指责，他仍然坚信自己支持的事业是正义的，罪责在包括甘陀利在内的俱卢族一方，因而绝不认错。

阿周那和怖军是般度族的两员主将。阿周那在五兄弟中武艺最高强，怖军也为般度族屡建奇功，但两人性格迥然有别。阿周那善于思索，遇事冷静。黑公主在赌博大厅当众受辱，怖军怒不可遏，指责坚战不该将黑公主押注，要取火焚烧坚战投骰子的手。阿周那当即劝说怖军要维护本族的名誉，不要帮倒忙。在争取盟友的备战期间，黑天将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分成两份，让阿周那和难敌挑选，阿周那理智地挑选黑天本人。大战中，他也时时考虑到道义，不愿鲁莽行事。而怖军虎头虎脑，嫉恶如仇。面对黑公主受辱，他不仅想要焚烧坚战的手，而且发誓要死开难降的胸膛，打断难敌的大腿。这两个誓言后来在大战中果然兑现。他一向对坚战宽容仇敌的态度不满。直到大战胜利，他仍然不肯宽宥和体谅失去百子的瞎眼老王持国。

而难敌显然是个暴君形象。他虚荣心强，嫉妒心重，刚愎自用，为所欲为。他这种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从小依仗父亲持国在位，目空一切，无法无天。长大成年后，又一心想要霸占王位。而盲眼老王持国出于溺爱儿子的私心支持难敌。他心中明白难敌的行为不合道义，也预感后果不妙。但他双目失明，性格软弱，一旦劝阻无效，也就听天由命了。

《摩诃婆罗多》中三位主要的妇女形象——甘陀利、贡蒂和黑公主也塑造得十分成功。她们各自有着鲜明性格与不幸遭遇。

甘陀利遵从父亲之命，嫁给瞎子持国。而且为了表示忠于丈夫，她自愿终身用围巾蒙住自己的双眼。她同持国一样，对任性的难敌无可奈何。但她毕竟疼爱自己的孩子。因此大战结束后，她满怀忿怒，想要诅咒坚战，只是出于毗耶娑的劝阻才罢休。尽管如此，当坚战向她请罪时，从她蒙眼的围巾中漏出的忿怒眼光仍然烧伤了坚战的脚趾甲。她虽然宽恕了坚战，却不能宽恕黑天，向黑天发出了严厉的诅咒。她的诅咒如期兑现，黑天的雅度族在自相残杀中覆灭。

贡蒂在少女时，父亲将她过继给没有后嗣的姑丈。她在姑丈家的职责是侍奉婆罗门客人。一位婆罗门大仙对她的侍奉表示满意，赐给她一个得子咒语。她出于好奇，试了这个咒语，结果生下了伽尔纳。少女未婚生子是不光彩的，她迫于社会舆论，遗弃了伽尔纳。后来她嫁给般度。由于般度短命，她未能真正享受到王后的荣华富贵，相反，与般度五子一起落难流亡，备尝艰辛。在大战前夕，她表现出一个刹帝利妇女的本色，委托黑天激励儿子们忠于刹帝利职责，勇敢战斗。大战结束后，她也向坚战公开了伽尔纳的出身秘密。尽管受到严厉责备，但长期压在她心中的苦恼总算得到了部分宣泄。生活对贡蒂是严酷的，如今般度族胜利了，她也没有多少精神快乐可言，最终在森林大火中了此一生。

相比前两位女性的逆来顺受，黑公主相对算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妇女。当坚战将她作为赌注输掉后，她坚决不服从难敌的召唤。在被强行拽到赌博大厅后，坚战五兄弟束手无策，而她不畏强暴，奋力反抗。直到无耻的难降强行剥掉她的衣服使矛盾激化时，持国才出面制止。般度族被迫流落森林时，五兄弟的其他妻子都回娘家避难，只有她与五兄弟共患难。她始终不忘般度族和她本人蒙受的奇耻大辱，经常提醒坚战报仇雪恨。大战前夕，她看到坚战

一心想争取和平解决，便向出使俱卢族的黑天表达自己主战的强烈愿望。大战结束后，坚战内疚于心，精神不振，而她坚持认为俱卢族罪有应得，勉励坚战担负起国王的职责。尽管黑公主性格刚烈，但她仍然是一个贤妻良母。在坚战登位后，她照样侍奉甘陀利和贡蒂。

这三位女性，甘陀利和贡蒂是母亲的代表，黑公主是妻子的代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古印度妇女传统的道德标准：忠贞、善良、勇敢、坚韧等。她们必须秉承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原则，一生饱受屈辱和颠沛流离之苦，还要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丈夫和儿子，直至死去。《摩诃婆罗多》塑造了各具性格特色的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遭遇，但都难逃厄运。

除了这些主要人物外，其他某些次要人物以及某些插话里的主人公也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追究其成功原因，主要在于史诗的作者们不是按照统一的模子，而是严格忠于现实，依据人物的出身、经历、地位、修养和气质等多方面因素塑造性格。这一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仔细研究和借鉴的。

五、小结

综观《摩诃婆罗多》，由于其中夹杂大量非文学成分，确实不是一部纯艺术诗歌。印度统称《罗摩衍那》为“最初的诗”，而称《摩诃婆罗多》为“历史”（或“历史传说”）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核心内容的英雄传说和各种文学性插话毕竟占主导地位，称之为史诗是恰当的。正是其中夹杂大量非文学成分，构成《摩诃婆罗多》的一大特点，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史诗。从实际效果看，其中有些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教诲，特别是《薄伽梵歌》，与史诗中心故事一样，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摩诃婆罗多》最终成为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参考文献：

- [1]季羡林：《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 [2]季羡林，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 [3]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 [4]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评说》，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 [5]金克木：《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楔子剖析》，《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
- [6]刘安武：《剖析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论》，《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 [7]刘安武：《神和人的死与生——读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札记》，《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
- [8]唐帼丽，季百春：《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美学本质》，《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
- [9]黎跃进：《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大仙”创作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世界文化》2009年第9期。
- [10]孙俊红：《镶在王冠上的宝石——试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女性形象》，《名作欣赏》2013年第32期。